

書名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五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8
 編號 D8621700

卷五

第一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管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警世通言

卷一

一

又有詩惜荆公之才

好箇聰明介甫翁

高才歷任有清風

可憐覆餗因高位

只合終身翰苑中

中長被、終圖我、王安石在金陵、于死之前、年、白日見一人、堂再拜、乃故吏也、死已久矣、安石驚問、何來、曰、奉真司檄來、決公之子、旁一索問、旁安在、吏曰、公如欲見、于某日之夜、伏廡下、覘之、切勿驚呼、但可使一人侍側、安石如可言、見故吏紫袍冠帶、坐堂上、獄卒數人、枷一囚、身具桎梏、兩足流血、呻吟之聲、慘不可聞、視之乃旁也、旁哀告云、乞早結案、吏據案、拳筆、判訖、厲聲呵叱、安石失聲而哭、忽不見、明年安石死。

守齋與輔、高齋與、此、入、可、不、幾、日、也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龜懸大印

宋郊渡蟻出高魁

世人盡說天高遠

誰識陰功曉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友有一富翁、姓金名鐘、

家財萬貫、世代都稱員外、性至慳吝、平生常有五恨、

那五恨、

一恨天

二恨地

三恨自家

四恨爹娘

五恨皇帝

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又多了秋風、冬雲、使人怕、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世通言 卷五
冷、不免費錢買衣服來穿、恨地者、恨他樹木生得不
湊趣、若是湊趣、生得齊整如意、樹本就只好做屋柱、枝
條大者、就好做梁、細者、就好做椽、却不省了匠人工
作、恨自家者、恨肚皮不會作家、一日不喫飯、就餓將
起來、恨爹娘者、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來時未免
費茶費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却要他
來收錢糧、不止五恨、還有四願、願得四般物事、那四
般物事、

一願得鄧家銅山、

二願得郭家金穴、

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

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爲金、這個手指頭、

因有這四願、五恨、心常不足、積財聚穀、日不暇給、真
個是數米而炊、稱柴而爨、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
叫做金冷水、又叫金剝皮、尤不喜者是僧人、世間只
有僧人討便宜、他單會布施俗家的東西、再沒有反
布施與俗家之理、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就是眼中
之釘、舌中之刺、他住居相近處、有個福善庵、金員外
生年五十、從不曉得在菴中、破費一文的香錢、所喜
渾家、單氏、與員外同年同月同日、只不同時、他偏喫

齋好善，金員外喜他的，是喫齋，惱他的，是妒善。因四
十歲上，尚無子息，單氏躑躅過了丈夫，將自己釵梳三
十餘金，布施與福善庵老僧，教他粧佛誦經，祈求子
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因是福善庵
祈求來的，大的小名福兒，小的名善兒。單氏自得
了二子之後，時常瞞了丈夫，偷柴偷米，送與福善庵
供養那老僧。金員外偶然察聽了此風聲，便去呪天
罵地，夫妻反目，直聒得一個不耐煩，方休。如此也非
止一次，只爲渾家也是個硬性，鬧過了，依舊不理。其
年夫妻齊壽，皆當五旬，福兒年九歲，善兒年八歲，踏

肩坐下來，的都已上學讀書，十全之美。到生辰之日，
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預先躲出。單氏又湊些私
房銀兩，送與庵中，打一壇齋醮。一來爲老夫婦齊壽，
二來爲兒子長大了，還愿心。日前也曾與丈夫說過，
來丈夫不肯，所以只得私房做事。其夜和尚們要鋪
設長生佛燈，叫香火道人至金家，問金阿媽要幾斗
糙米。單氏偷開了倉門，將米三斗付與道人去了。隨
後金員外回來，單氏還在倉門口封鎖，被丈夫窺見
了，又見地下狼籍些米粒，知是私房做事，欲要爭嚷
心下想道：今日生辰好日，況且東西去了，也討不轉

來乾拌去了涎沫，只推不知，忍任這口氣，一夜不睡。左思右想道：耐耐這賊禿，常時來高情我家，到是我看家的一個耗鬼，除非那禿驢死了，方絕其患，恨無計策。到天明時，老僧攜着一個徒弟來，回覆無事，原來和尙也怕見金冷水，且站在門外張望。金老早已瞧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山藥鋪裏，贖些砒霜，轉到賣點心的王三郎店裏，王三郎正蒸着一籠熟粉，擺一碗糖餡，要做餅子。金冷水袖裏摸出八文錢，撒在櫃上道：「三郎收了錢，大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餡却不要。」下了你

也幸言金老
他這八個錢勝似
百

只捏着窩兒等我自家下餡，則個王三郎口雖不言，心下想道：有名的金冷水，金剝皮，自從開這幾年點心鋪子，從不見他家半文之面，今日好利市，也撰他八個錢，他是好便宜的，便等他多下些餡去，拔他下次主顧。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雪團樣的熟粉，真個捏做窩兒，遞與金冷水說道：「買外請尊便。」金冷水却將砒霜末悄悄的撒在餅內，然後加餡做成餅子，如此一連做了四個，熟烘烘的放在袖裏。離王三郎店，望自家門首，覷將進來，那兩個和尚正在廳中喫茶，金老欣然相揖，揖罷，入內對渾家道：「兩個師父，侵早

到來、恐怕肚裏饑餓、適經鄰舍家、邀我喫點心、我見餅子熟得好、袖了他四個來、何不就請了兩個師父、單氏深喜丈夫回心向善、取個朱紅標子、把四個餅子裝做一標、叫丫鬟托將出去、那和尚見了、員外回家不敢久坐、已無心喫餅了、見丫鬟送出來、知是阿媽美意、也不好虛得、將四個餅子裝做一袖、叫聲噪出門、回庵而去、金老暗暗歡喜、不在話下、却說金家兩個學生、在社學中讀書、放了學、時常到庵中頑耍、這一晚又到庵中、老和尚想道、金家兩位小官人、時常到此、沒有什麼請得他、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餅子、還不曾動、放在櫥櫃裏、何不將來、煨熱了、請他喫一杯茶、當下分付徒弟、在櫥櫃裏取出四個餅子、廚房下煨得焦黃、熱了兩杯濃茶、擺在房裏、請兩位小官人喫茶、兩個學生頑耍了半晌、正在肚饑、見了熱騰騰的餅子、一人兩個都喫了、不喫時猶可、喫了呵、分明是

一塊火燒着心肝

萬桿鎗攢却腹肚

兩個一時齊叫肚疼、跟隨的學童慌了、要扶他回去、奈兩個疼做一堆、跑走不動、老和尚也着了忙、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叫徒弟一人背了一個、學童隨着

送回金員外家，二僧自去了。金家夫婦這一驚非小，慌忙叫學童問其緣故。學童道：「方纔到福善庵喫了四個餅子，便叫肚疼起來。那老師父說：『這餅子原是我家今早把與他喫的，他不捨得喫，將來恭敬兩位小富人。』金員外情知蹺蹊，只得將砒霜實情對阿媽說知。單氏心下越慌了，便把凉水灌他，如何灌得醒。須臾七竅流血，嗚呼哀哉！做了一對殭鬼。單氏千難萬難，祈求下兩個孩兒，却被丈夫不仁，自家毒死了。待要廝罵一場，也是枉然。氣又忍不過，苦又熬不過，走進內房，解下束腰羅帕，懸梁自縊。金員外哭了。」

兒子一場，方纔收淚到房中，與阿媽商議說話。見梁上這件打鞦韆的東西，唬得半死，登時就得病上床，不勾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平昔恨那金冷水，金剝皮、慳吝，此時天賜其便，大大小小都蜂擁而來，將家私搶個罄盡。此乃萬貫家財有名的金員外，一個終身結果，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有詩爲證：

餅內砒霜那得知

害人番僧自家兒

舉心動念天知道

果報昭彰豈有私

方纔說金員外只爲行惡上，拆散了一家骨肉。如今再說一個人，單爲行善上，周全了一家骨肉。正是：

善惡相形

禍福自見

戒人作惡

勸人爲善

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有個小戶人家，兄弟三人，大的叫做呂玉，第二的叫做呂寶，第三的叫做呂珍。呂玉娶妻王氏，呂寶娶妻楊氏，俱有姿色。呂珍年幼未娶，王氏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喜兒，方纔六歲，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夜晚不回，夫妻兩個煩惱，出了一張招子，街坊上叫了數日，全無影響。呂玉氣悶，在家裡坐不過，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大倉嘉定一路，收些綿花布疋，各處販賣，就便訪問

兒子消息。每年正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回家，又收新貨，走了四個年頭，雖然趁些利息，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日久心慢，也不在話下。到第五個年頭，呂玉別了王氏，又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布商，談論之間，知道呂玉買賣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脫貨，就帶絨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呂玉貪了蠅頭微利，隨着去了，及至到了山西發貨之後，遇着連歲荒歉，討賒帳不起，不得脫身。呂玉少年欠曠，也不免行尸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瘡，服藥調治，無面回家。捱到三年，瘡纔痊好，討清了帳

目那布商因爲稽遲了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呂玉得了些利物等不得布商收貨完備自己賺了些粗細絨褐相別先回一日早晨行至陳留地方偶然去坑廁出恭見坑板上遺下個青布搭膊檢在手巾覺得沉重取回下處打開看時都是白物約有二百金之數呂玉想道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忙到坑廁左近伺候只等有人來抓尋就將原物還他等了一日不見人來次日只得起身又行三五百餘里到

南宿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個客店遇着一個同下的客人閒論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說起自不小五日前侵晨到陳留縣解下搭膊登東偶然官府在街上過心慌起身却忘記了那搭膊裏面有二百兩銀子直到夜裏脫衣要睡方纔省得想着過了一日自然有人拾去了轉去尋覓也是無益只得自認悔氣罷了呂玉便問老客尊姓高居何處客人道在下姓陳祖貫徽州今在揚州開上開個糧食舖子敢問老兄高姓呂玉道小弟姓呂是常州無錫縣人揚州也是順路相送尊兄到彼奉拜客人也不知詳細

答應道若肯下顧最好次早二人作伴同行不一日
 來到揚州關口呂玉也到陳家舖子登堂作揖陳朝
 奉看坐獻茶呂玉先題起陳留縣失銀子之事盤問
 他搭膊模樣是個深藍青布的一頭有白線緝一個
 陳字呂玉心下曉然便道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個
 搭膊到也相像把來與尊兄認看陳朝奉見了搭膊
 道正是搭膊裏面銀兩原封不動呂玉雙手遞還陳
 朝奉陳朝奉過意不去要與呂玉均分呂玉不肯陳
 朝奉道便不均分也受我幾兩謝禮等在下心安呂
 玉那裏肯受陳朝奉感激不盡慌忙擺飯相款思想

難得呂玉這般好人還金之恩無門可報自家有十
 二歲一個女兒要與呂君板一脉親往來第不知他
 有兒子否飲酒中間陳朝奉問道恩兄令郎幾歲了
 呂玉不覺掉下淚來答道小弟只有一兒七年前為
 看神會失去了至今並無下落荆妻亦別無生育如
 今回去意欲尋個螟蛉之子出去幫扶生理只是難
 得這般精巧的陳朝奉道舍下數年之間將三兩銀
 子買得一個小廝頗頗清秀又且乖巧也是下路人
 帶來的如今一十三歲了伴着小兒在學堂中上學
 恩兄若看得中意時就送與恩兄伏侍也當我一點

薄敬呂王道若肯相借當奉還身價陳朝奉道說那
里話來只恐恩兄不用時小弟無以為情當下便教
掌店的去學堂中喚喜兒到來呂玉聽得名字與他
兒子相同心中疑惑須臾小廝喚到穿一領蕪湖青
布的道袍生得果然清秀習慣了學堂中規矩見了
呂玉朝上深深唱個喏呂玉心下便覺得歡喜仔細
認出兒子面貌來四歲時因跌損左邊眉角結一個
小疤兒有這點可認呂玉便問道幾時到陳家的那
小廝想一想道有六七年了又問他你原是那裏人
誰賣你在此那小廝道不十分詳細只認得爹叫做

呂大還有兩個叔叔在家娘姓玉家在無錫城外小
時被人騙出賣在此間呂玉聽罷便抱那小廝在懷
叫聲親兒我正是無錫呂大是你的親爹了失了你
七年何期在此相遇正是

水底撈針針已得

掌中失寶寶重逢

筵前相抱慇懃認

猶恐今朝是夢中

小廝眼中流下淚來呂玉傷感自不必說呂玉起身
拜謝陳朝奉小兒若非府上收留今日安得父子重
會陳朝奉道恩兄有還金之盛德天遣尊駕到寒舍
父子團圓小弟一向不知是令郎甚愧怠慢呂玉又

叫喜兒拜謝了陳朝奉。陳朝奉定要還拜呂玉不肯。再三扶住，受了兩禮，便請喜兒坐於呂玉之傍。陳朝奉開言，承恩兒相愛，學生有一女，年方十二歲，欲與令郎結絲蘿之好。呂玉見他情意真懇，謙讓不得，只得依允。是夜父子同榻而宿，說了一夜的說話。次日呂玉辭別要行，陳朝奉留住，另設個大席面，管待新親家新女婿。就當送行，酒行數巡，陳朝奉取出白金二十兩，向呂玉說道：賢婿一向在舍有慢，今奉些須薄禮相贖，權表親情，萬勿固辭。呂玉道：過承高門俯就，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因在客途，不好苟且，如何。

反費親家厚賜，決不敢當。陳朝奉道：這是學生自送與賢婿的，不干親翁之事。親翁若見却，就是不允道頭親事了。呂玉沒得說，只得受了，叫兒子出席拜謝。陳朝奉扶起道：些微薄禮，何謝之有。喜兒又進去謝了丈母。當日開樓暢飲，至晚而散。呂玉想道：我因這還金之便，父子相逢，誠乃天意。又攀了這頭好親事，似錦上添花，無處報答天地。有陳親家送這二十兩銀子，也是不意之財，何不擇個潔淨僧院，糴米齋僧，以種福田。主意定了，次早陳朝奉又備早飯。呂玉父子喫罷，收拾行囊，作謝而別。喚了一隻小船，搖出開

外約有數里，只聽得江邊鼎沸，原來壞了一隻人載船，落水的號呼求救，崖上人招呼小船打撈，小船索要賞犒，在那裏爭嚷。呂玉想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比如我要去齋僧，何不捨這二十兩銀子做賞錢，教他撈救。見在功德，當下對衆人說：我出賞錢，快撈救。若救起一船人性命，把二十兩銀子與你們衆人聽得，有二十兩銀子賞錢。小船如蟻而來，連崖上人也，有幾個會水性的，赴水去救。須臾之間，把一船人都救起。呂玉將銀子付與衆人分散，水中得命的都千恩萬謝，只見內中一人，看了呂玉，叫道：哥哥，

里來。呂玉看他不是別人，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呂玉合掌道：慚愧慚愧，天遣我撈救兄弟一命，忙扶上船，將乾衣服與他換了。呂珍納頭便拜。呂玉答禮，就叫姪兒見了叔叔，把還金遇子之事，述了一遍。呂珍驚訝不已。呂玉問道：你却爲何到此？呂珍道：一言難盡。自從哥哥出門之後，一去三年，有人傳說哥哥在山西害了瘡毒身故。二哥察訪得實，嫂嫂已是成服戴孝。兄弟只是不信。二哥近日又要逼嫂嫂嫁人，嫂嫂不從，因此教兄弟親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不期於此相會，又遭覆溺，得哥哥撈救，天與之幸。哥哥不

可急緩急急回家，以安嫂嫂之心。遲則怕有變了。呂玉聞說驚慌，急叫家長開船，星夜赶路。正是

心忙似箭，惟嫌緩。

船走如梭，尚道遲。

再說，王氏聞丈夫凶信，初時也疑惑，被呂寶說得活，龍活現，也信了。少不得換了些素服。呂寶心懷不善，想着哥哥已故，嫂嫂又無所出，況且年紀後生，要勸他改嫁，自己得些財禮，教渾家楊氏與阿姆說。王氏堅意不從，又得呂珍朝夕諫阻，所以其計不成。王氏想道：「千聞不如一見。」雖說丈夫已死，在幾千里之外，不知端的。央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問個備細。如

果然不幸，骨殖也帶一塊回來。呂珍去後，呂寶愈無忌憚，又連日賭錢輸了，沒處設法。偶有江西客人喪偶，要討一個娘子。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合。那客人也訪得呂大的渾家，有幾分顏色，情願出三十兩銀子。呂寶得了銀子，向客人道：「家嫂有些粧奩，好好裏請他出門，定然不肯。今夜黃昏時分，喚了人轎，悄悄地到我家來，只看戴孝髻的，便是家嫂。更不須言語，扶他上轎，連夜開船去便了。」客人依計而行，却說呂寶回家，恐怕嫂嫂不從，在他跟前不露一字，却私下對渾家做個手勢道：「那兩脚貨，今夜要出脫與江西客。」

人去了、我生怕他哭哭啼啼、先躲出去、黃昏時候、你勸他上轎、日裏且莫對他說、臣寶自去了、却不曾說明孝髻的事、原來楊氏與王氏妯娌最睦、心中不忍、一時丈夫做主、沒奈他何、欲言不言、直挨到酉牌時分、只得與王氏透個消息、我丈夫已將姆姆嫁與江西客人、少停客人就來取親、教我莫說、我與姆姆情厚、不好瞞得、你房中有什細軟家私、預先收拾、打個包裹、省得一時忙亂、王氏啼哭起來、叫天叫地起來、楊氏道、不是奴苦勸姆姆、後生家孤孀、終久不了、吊桶已落在井裏、也是一緣一會、哭也沒用、王氏道、

嬌說那裏話、我丈夫雖說已死、不曾親見、且待三日回來、定有個真信、如今逼得我好苦、說罷、又哭、楊氏左勸右勸、王氏住了哭、說道、嬌嬌、既要我嫁人、罷了、怎好戴孝髻出門、嬌嬌尋一頂黑髻與奴換了、楊氏又要忠丈夫之托、又要姆姆面上討好、連忙去尋黑髻來換、也是天數、當然舊髻兒也尋不出一頂、王氏道、嬌嬌、你是在家的、暫時換你頭上的髻兒、與我明早你教叔叔舖裏取一頂來換了、就是、楊氏道、使得、便除下髻來、遞與姆姆、王氏將自己孝髻除下、換與楊氏戴了、王氏又換了一身色服、黃昏過後、江西客

人引着燈籠火把，擡着一頂花花轎，吹手雖有一副，不敢吹打，如風似雨，飛奔呂家來。呂寶已自與了他暗號，衆人推開大門，只認戴孝髻的，就捨楊氏嚷道：「不是衆人，那裏管三七二十一，搶上轎時，鼓手吹打，轎夫飛也似擡去了。」

一派笙歌上客船

錯疑孝髻是姻緣

新人若向新郎訴

只怨親夫不怨天

王氏暗暗叫謝天謝地，關了大門，自去安歇。次日天明，呂寶意氣揚揚，敲門進來，看見是嫂嫂開門，喫了一驚，房中不見了渾家，見嫂子上戴的是黑髻心。

中大疑問道：「嫂嫂你姪子那裏去了？」王氏暗暗好笑。

答道：「昨夜被江西蠻子搶去了。」呂寶道：「那有這話？」且

問嫂嫂如何不戴孝髻？王氏將換髻的緣故，述了一遍。

呂寶捶胸只是叫苦，指望賣嫂子，誰知到賣了老

婆，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三十兩銀子，昨晚一夜

就賭輸了一大半，再要娶這房媳婦，今生休想復

又思量，一不做，二不休，有心是這策，再尋個主顧，把

嫂子賣了，還有討老婆的本錢，方欲出門，只見門外

四五個人一擁進來，不是別人，却是哥哥呂玉兄弟

呂珍，姪子喜兒，與兩個腳家，馱了行李貨物進門。呂

中長輪字

警世通言

卷五

五

寶自覺無顏，後門逃出，不知去向。王氏接了丈夫，見兒子長大，回家問其緣故。呂玉從頭至尾，叙了一遍。王氏也把江西人搶去嬌兒，呂寶無顏，後門走了一段情節，叙出。呂玉道：「我若貪了這二百兩非意之財，怎勾父子相見？若惜了那二十兩銀子，不去撈救，覆舟之人，怎能勾兄弟相逢？若不遇兄弟，怎知家中信息？今日夫妻重會，一家骨肉團圓，皆天使之然也。逆弟賣妻，也是自作自受，皇天報應的，然不爽。自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後來喜兒與陳員外之女做親子，孫繁衍，多有出仕貴顯者。」詩云：

本意還金兼得子

立心賣嫂反輸妻

世間惟有天工巧

善惡分明不可欺

中長按：揮塵新話，京師數貧人，貸銀十兩，為托賣燒鷄之計。道傍有銀店，其假牙銀鑿到之，忽一塊爆起，不見為計。八錢覓之，不得。平大相答，至有欲舉命者。明日又問於樓下，上有盜生乳之告，以故曰我昨夜歸，於樓下，檻得銀一塊，半是汝物。出銀送之，果是平感，乃意分半酬之。固辭曰：我欲銀，匿不言矣。尔輩借貸所殊，安忍分與盜感？思有以報他日，得利頗厚。見一人鬻小兒於道，索錢五兩，平欲以三百錢得之。送監生為僕，同至旅次。小兒一見便呼爹，爹大哭，生亦哭，乃在張家灣所失子也。年一歲，登車，取為好人，抱去。三兩餘矣，父子感平意，出銀以謝之。乃知一事之善，遂使父子完聚，造物報施之巧如此。這一回，心本于財，語

所
圖
書



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